

朝花夕拾



如水的月光

◎杨金霞

肉里。架子车后面十岁的我，几乎要与地面平行一样，把全身所有的力气都集中在推架子的两只小手上，用力向前推着架子车，篮子那一条条粗糙的藤条几乎要被我的手掌里。一阵阵刺鼻的粪味，在我面前飘飘悠悠，不时地钻入我的鼻孔里、眼睛里，刺激得我不由抿紧双唇、屏住呼吸。

就这样，我和父亲一个脚印把满满一架子车土粪挪进了麦地里。如释重负的我，站在一旁喘着粗气，父亲从架子车的山丘上取下铁锹给我，他则两脚踩住架子车后尾，使劲将后面的篮子提起。刹那间，车内的土肥就呼啦一下，涌进麦地里。父亲从我的手里接过铁锹，将车厢里不情愿下来的粪土，一锹刮到干净。在父亲搭好后篮子前，我跳上架子车，两手抓住篮子边缘，跪在车厢里，让父亲拉我回家。回家的路是下坡，我感觉父亲健步如飞，耳畔的风呼呼作响。我高兴地昂起头看月亮，月亮像要追上我一样，在头顶跟着架子车奔跑着。

夜半鸡鸣，寒露四起。院子里，父亲和哥哥的说话声将我睡梦中的我吵醒，好奇心驱使我又急忙起身，透过窗户，我看

见如水的月光下，父亲正在收拾镰刀、绳子，哥哥正把一个装有“黄儿馍”的布袋子往架子车轱辘上挂。没过一会，院子里架子车滚动的“咚咚”声就和着他们“嗒嗒”的脚步声，由近及远，消失在一望无际的月光中。清晨我还在热腾腾的被窝里做梦，父亲和哥哥挥汗如雨地拉着满满一架子车小山似的玉米珠，匆匆进了家门。

而二十八年前的又一个有如水月光的夜晚，父亲却因心功能极度衰竭，在我们姊妹几个安安静静陪伴下，像干了一场重体力活，困乏到了极点似的长长呻吟了几声后，永远地闭上了他那疲惫的眼睛。那晚，我们没有过多地打扰父亲。我知道，父亲是太累了，他要好好休息了。含泪望月，如水的月光让我默默感恩上苍。我想：父亲一生，有多少个夜晚，是如水的月光陪伴他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。而此时，辛苦了一辈子的父亲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如水的月光中休息了，我们怎能忍心打扰他呢？

如今，每次遇到有如水月光的夜晚，我总会不由得感叹，要是父亲能活到现在，享受享受如今庄户人家的幸福生活，那该多好呀！

脊背上的娃娃

◎段亚明

一条小船载着我在微澜的小河上晃悠着，伴着暖暖的、柔柔的月光，我憨憨地入睡了。

这艘小船就是奶奶那不宽厚但却安全的脊背，它承载了我少年时候的无数梦想。少年的梦想总是带着彩色的翅膀，幻想着飞向远方，而奶奶的脊背就是我实现梦想的翅膀，一步一步带我走到她力所能及的地方。

奶奶有着一双站立很稳的大脚，不高的身躯瘦而有力，每日天不亮就起床，给劳作的母亲和上学的我们准备饭食。后晌是她出门忙碌的时间，村子周围的沟沟坎坎都留下了她拾地软和挖野菜的身影，还没有长大的蒿草见证了手中镰刀的锋利。场院里烧炕的柴草垛，随着她每日里挺直着腰杆出门，弯曲着身躯进院，眼见着长大了。北风呼啸的日子里，我们可以坐在炕上烙屁股了。

奶奶的脊背就像慢慢悠悠晃动的小船，那双大脚就像船桨，背着我和我童年的梦行走在家乡的山水间，不时弯腰捡拾着祖辈们养家糊口的知识，我眼睛瞪得滴溜溜圆，将这些不易学到的知识刻于脑海中。到了我可以独立探索的年龄，追随着她的足迹，在那个半饥半饱的年代总能找到果腹之物。

小时候眼里最繁华的都市就是大奶奶家所在的宝鸡市区，那时候没有通往市区的交通工具，节假日我和奶奶成为走亲戚的主力军，用双脚丈量着亲戚之间的距离。奶奶一手拎着装土特产的篮子，一手拎着我。

我家所居之地就像大河

中间的一座小岛，台堰高于四周几十米。上午九点出发，赶到大奶奶家时，天已经麻麻黑了。每次远走一回宝鸡市区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次长征。出发时候我蹦蹦跳跳走在前边，将奶奶落下好远，不时地回头催促不紧不慢的她。村庄被我们甩在了身后，尘土飞扬的小路旁是矮矮的麦苗，窜天的白杨长得细溜水滑，一路陪伴着我们。距离家越来越远，我体内的活力也越来越少，奶奶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已经和我齐头并进。慢慢地，出发时圆鼓鼓的肚子已经干瘪，我开始三步一歇五步一停，可奶奶依然不紧不慢却拉下我好远好远。她拖着腿走几步就无奈地又把我送上脊背，几粒汗珠从发根冒了出来，汗珠逐渐在她脖颈处留下越来越低的痕迹，直到后来汗珠子汇聚成小溪，消失在奶奶衣领的深处。我在奶奶的小船中安详地睡去。

小船悠悠睡梦香甜，醒来时已是万家灯火。街道边的路灯和店铺门楣上的霓虹灯很刺眼，我眯着眼睛调整很久才能适应黑夜里城市中的灯火辉煌。村子里的黑夜是寂静的，漫天星斗闪烁着悬在天幕上。走进了城市，不知道是谁将满天星斗从天幕上挪下来挂在了周边，原来天上也有个我够不着的集市，就如同

奶奶拽着我的手走过的灯火辉煌。



庆幸此生有个姐姐

◎丁香

常常庆幸，此生，有一个如母亲般照顾、疼爱着我和妹妹的姐姐。

清晨还未睁开眼，就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：“大妹，灌不灌香肠？”

“哦，灌香肠呀，灌。”我睡意蒙眬，放下电话，又进入了梦乡。

姐姐却早早起床，拖着她几年前做完关节镜有些不便的腿，专程去市场为我和妹妹灌香肠。

每年春节，都是姐姐为我们操持年货。那些年，我和妹妹跑出租车忙，父母走得早，一直是姐姐照顾、心疼着她下面的三个弟弟。

姐姐到哪里，我和妹妹就跟到哪里。外甥女调侃我们说：“你们

哪里是姐妹，是母女，我妈走到哪里，都要带着两个尾巴。”说完假装烦恼地看着我们，我和妹妹就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上下班高峰期和临近春节的前几日，车子几乎没有空驶的时候。这样一来二去，饭点就耽搁了，加之不舍得放下生意，总是要等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无数次后，才逼迫自己去路边摊吃顿饭。有时不想吃路边摊，就会给姐姐打电话：“姐，我肚子饿了，有饭没？”

即使姐姐家的饭菜都吃完了，她依然会说：“有，你快去吃。”然后忙前忙后地为我准备。待我赶到家时，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饭菜早已在桌上等着我了。

姐姐从小勤快，爱干净。她的勤快是家乡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，大家送她“抓地虎”的绰号。她在七岁时就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，在

无论走到哪里，姐姐都挥洒着她的勤劳和善良。凡是她

那个集体挣工分的年代，为了帮家里多挣工分，姐姐早早起床，做好一家人的饭菜，收拾干净屋子，就出发去山上割牛草了。待曙光微露，她已割满一背篓草背到队上过秤，挣到几个工分后回家草草吃口饭，就匆匆赶去上学了。

姐姐是家里的主要劳力，她不仅要上学、挣工分、干家务，还得带好我们这些弟弟妹妹，她尤爱我这个她背大的大妹。“大妹，大妹，起床啦！我问阿爸给你要了一件最好看的花衣服。”大年初一的早晨，姐姐是第一个把我从睡梦中叫醒，起来穿花衣服的人。“大妹，大妹，起来喽！起来看书喽！”监督我学习学习的依然是姐姐。姐姐在我的生活中无处不在。当我的手被打谷机搅伤，是姐姐背我去医院。当我忘了父亲交给我为兔子割草的任务时，又是姐姐为我分担，接待老师家访的还是姐姐。

无论走到哪里，姐姐都挥洒着她的勤劳和善良。凡是她

所居住的地方，离她家三四层的楼梯都被她用拖把拖得干干净净。每次去她家，当看到脚下干净的地面时，就知道姐姐家快到了。

隔段时间，姐姐总是把我们姊妹几个召集到一起，辛苦地做上一大桌菜，让我们尽情享用。姐姐身边的人，都能品尝到她做的美味，享受到她勤劳的果实。姐夫战友家的孩子，是吃着姐姐做的饭菜长大的。姐夫的同事，吃遍了山珍海味，却最爱吃姐姐做的四川酥肉。姐姐传承着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，让这种美德时时处处彰显。

记得早年我来投奔姐姐的时候，女儿都七八岁了，可在姐姐眼里，我还是个孩子。她每天为我倒好洗脚水，做我最爱吃的红烧鸡块。我和妹妹虽然早早失去了父母的爱，却在姐姐这里得到了补偿。

庆幸此生，有个姐姐。



冬日的思绪

◎蒲欣欣

睡梦中被一声沉闷的巨响惊醒，翻身下床，便从窗帘缝中看到了天空中掠过的闪电。我急忙推开窗户：暗粉色的天空低垂着，雪片夹杂雨从天际簌簌落下，楼下的屋顶早已积满了厚厚的雪——一场瑞雪来临了。

一瞬间，我不禁为这美丽的景象赞叹，还从未见过冬雪与雷鸣同时到来。忽然忆起了《上邪》中“冬雷震震，夏雨雪”的诗句来。美丽多情的汉代姑娘以为冬雪不会与雷电相遇，就像相爱的人不会轻易别离。想着想着，我渐渐没了睡意，思绪也飘回了童年。

小时候，我在乌鲁木齐生活，那里的冬天可比宝鸡寒冷。十一月过后，一场大雪便会降落。雪花玲珑剔透，如轻盈的玉蝴蝶翩然起舞，又无声落下。再下一些时，雪花就会一簇簇粘连在一起，急匆匆从高空坠下，像是大片灰白色的羽毛忽然坠落人间。天地一片朦胧，竟有些萧飒与壮阔的美。室外零下二十多摄氏度，积雪要到来年春天才会融化。大雪过后，清雪便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工作。对大人来说，这是枯燥无味的体力活，而对孩子们而言，简直是难忘的美好时光。

早晨，踩着蓬松的雪去

上学，一路“嘎吱”作响，不一会儿，白茫茫的雪地里留下了一串串脚印。同学们三三两两从家里带来了清雪工具。当然，在清雪之前我们还要先来热身游戏。把松软的雪花捏成一团，当作武器投向对方，操场上充满了嬉闹声和惊叫声。雪球在空中胡乱飞舞，“战况”愈演愈烈，难分胜负。玩上头了，高年级的男同学还会“围攻”对手，把对方抬起来扔进厚厚的雪堆里。或是一些顽皮的孩子，趁人不备把雪球塞进对方后脖颈，被偷袭的同学后背一凉，龇牙咧嘴叫起来。

玩够了，闹够了，调皮捣蛋的孩子们立马转换成严肃认真的好学生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先用推雪板把积雪推到就近的草坪或者绿化带里。如果雪太厚，推雪板推不动，就用铁锹把雪铲成一堆，用两轮小车子运走。积雪清理得差不多了，吸一吸冻得通红的鼻子，搓搓冻僵的手，回到教室开始早读。顿时，琅琅读书声回响在校园里。

又是一声闷雷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，望向窗外，片片雪花纷纷扬扬美不胜收，只是不知道曾经一起玩雪、扫雪的人儿，如今还好吗？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@163.com